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妝鈿鑪傳 第三回 弓長兩蕩業敗家 享添躲乘機謀鑪

卻說日月如梭，光陰似箭。弓長兩長至□七八歲，他父與他娶過妻來。未及一年，他父即下世去了，他母也相繼而亡。家中無人，只有他父招的一個老管家的，名叫錢尚，照管家事。又有他父所遺妝鈿鑪一把，原是一件奇寶，在人善於用他，即起無窮之利。若渥以膏腴，潤以雨露，不畏寒暑，四時錚磨，其津液所澄，一歲可以獲得百金。此弓長兩之父，所以日積月累，置有萬貫家產也。一落弓長兩之手，他便嫌其起利遲緩，又不肯下勤苦之功錚磨，就把一件奇寶鑪壞了，他每日只好拿著去耍。他又好交朋結友，與那耍空拳的，撐大架的，跳飛腳的往來，家事全然不管，盡是老錢支應。交糧當差使錢尚，迎人待客使錢尚，吃飯穿衣使錢尚，人情禮節使錢尚，三二年間，把個老錢使的筋出力盡，氣絕身亡了。一日在山上鬧游，用妝鈿鑪掘出來了一件東西，是天生成就的，約有三尺多長，頭上有五個齒兒，把子上有四個字兒，名為「抓東補西」。弓長兩一見，甚是喜歡，就丟了妝鈿鑪，耍起「抓東補西」來了。那日在門前閒讀，對著吳義崇說：「我自沒了老錢，諸事不便，想著再招一個使用，一時不能湊巧，如何是好？」吳義崇說：「便家莊享添躲，他家的使用哩甚多，把他請來，與他借個使用何如？」旁邊有鄰人聽到，對弓長兩說：「那享添躲他家裡使用的卻不少，有七成兒、八成兒，還有九七兒、九八兒。但只說九七兒、九八九，他未必捨得。七成兒、八成兒不甚老辦，摸不著他的心，使用他，怕吃了他哩虧。就是錢利重，還可使用得。」弓長兩說：「當緊用他，就是錢利重也罷。」遂期就日子，送了帖兒，請享添躲來，借他的錢利重使用。

至日，吳義崇來了，攬攬窮來了，還有仲仁、管寶也來了。這幾個人說著笑著，等到天將晌午，享添躲還不曾來。仲仁、管寶二人說：「這個時候還不來，想是別有嘎話說，待我二人去瞧他一瞧。」

不多一時，二人到了便家村，見了享添躲，把弓長兩請他的意思說了一遍。享添躲說：「此是小事，既有恁二人來說，無不依從。」說罷，只見享添躲向穿山小屋的去了，與他那個門客苟脊骨說：「我久聞弓長兩他祖父遺下有妝鈿鑪。是一件奇寶，只是他不曾用他，所以就丟得殘淡無光了。我久已欲得，但無計可生。他看夾仲仁、管寶二位來說。要咱的錢小子使用，就趁機將錢利重與了他，叫錢利重年哩月哩等著，乘勢將他的妝鈿鑪弄過來，豈不甚好？」苟脊骨說：「此卻是一妙著，你即引錢利重去罷。」享添躲遂帶著錢利重。同管寶、仲仁來至弓長兩家下。二人見面，甚是親熱，敘了寒溫，茶罷添酒，款待已畢，享添躲就將錢利重撤下回去。弓長兩沒了老錢，卻又有小錢使用了。

松月道士曰：父母逝兮可憐，因甚的不論疼熱使老錢。老錢力盡無可用，抓東補西弄幾年。吳義崇，攬攬窮，與你借來利重使，竟是忘了借來還要還。自己無主張，少品算，你怎知享添躲用心，早已想著你那妝鈿鑪？

江湖散人曰：正業不務財易盡，偏又抓東去補西。只因聽了吳義崇，祖父遺業被計算。